

武俠瑰珍連環

第四集

徐春羽著

第一回

杯酒釋兵前仇暫洗
蠟杆冒及舊怨重提

四百一

環連珀琥

話說第三集琥珀連環，說到苗裕帶人到陳家溝尋仇，太蘭妮絕技嚇羣賊，苗裕帶來衆人四散奔逃，孫露把衆人截住，米先生不願多傷人，說了幾句橫話，可暗含著是要放衆人逃走，幾個一聽，這才明白，完全是把帳算錯了，放自己往生路，自己不走，反倒走上死門，事到臨頭，可就一點法子也沒有了，可是偷眼一看，這位老頭兒雖是說話的詞兒不好聽，可是語氣並不太厲害，意思之間，還有放自己逃走的意思，心裡雖是明白，不過前頭有人擋住去路，要走也沒法走，正在爲難之際，偏是孫大姑知趣，一看這幾個人的神氣，米先生說的話碰兒，就知道米先生的意思，既是人家本由不願意多傷人，我們又何必多做這些缺德的事，便向葛天翔道：「咱們快往前邊去吧，這裡有本老英雄在這哩，諒來他們是跑不了的，咱們快到前邊去吧。」說完不管衆人，把劍一收，一翻身便往前

邊去了，葛天翔這幾個雖然年紀小，可都特別機靈，一聽孫露的話，便全都答應一聲道：「好，您慢一點走，我們也來了。」幾個人不顧米先生和這一般人便自去了，及至到了前邊一看，山上的燈火，已然熄了大半，大蟒山的人，也一個不見了，再往大廳上一看，只見高高矮矮，胖胖瘦瘦，坐了不少人，尤其可怪的是，大蟒山的那個首領苗裕，也在座上，大家不由一怔，邁步入，只聽翟鐵峰一聲喊道：「好，你們幾個都跑到什麼地方去了？快來吧，我等你們來好入座呢！」葛天翔，鄭家燕，王天朋，狄守寧，孫露全都走進屋裡，葛天翔頭一個就奔了王太君，往懷裡一撲，就跟見了親人一樣，哇的一聲，便先哭了。王太君一看，不由也悲從中來，用手一拉葛天翔道：「好孩子，你不用難受，現在咱們不是見著了嗎？咱們還有正經事呢，你哭有什麼意思？再者，你這末大的一個人，當著大家一哭，豈不讓人家笑話？好孩子，你別哭了。」葛天翔這才止住哭聲，王太君又問了一問，路上的情形，葛天翔又少微說了一點，這時候石猛才走過來了，向王太君道：「姑媽，你忘了我了吧？」王太君一看石猛，心裡更難過了，不由老淚縱橫的道：「呦！你不是大龍兒嗎？你也怎麼也到了這裡？」石猛遂把半路上如何遇

見葛天翔，怎樣提起你老人家，所以才隨他一同到了廣平，及至到了廣平，聽說你老人家又來到此地，所以又追到此地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王太君這才明白，陳鳳這時候也歇過乏來了，告訴衆人，趕緊擺酒擺飯，大家落坐，陳鳳端起酒盃，向大家一笑道：「諸位，今天咱們這總算是幸遇了，想我陳鳳，從前不錯，是在江湖上混過不少日子，也曾叨過江湖上朋友的光，不過自從不幹以後，也有二十年了，這二十年裡，深悔從前做事有太過的地方，便一直深居此地，再不肯問一點外事，還恐怕從前的朋友有個和我過不去，我也不敢再向人家說我住在這裡，隱姓埋名，就是這二十個年頭，本想從此也就可以太平無事了，萬沒想到，最近會又鬧出這末一件事來，大蟒山的朋友苗大哥，也不知怎麼會得罪了縣衙門裡，縣衙門裡又和我過不去，硬派着我到大蟒山去請一趟苗朋友，在我初意，到了大蟒山，見着苗朋友，問個水落石出，然後想主意去給辨正一下，又沒想到苗大哥錯會了我的意，居然弄到動起手來，後來苗朋友總算捧我，跟我到了一趟縣衙門，是我一看，事情就算完了，便先回到家裡，想著苗大哥一定可以辨別清楚，安然回家，誰知事情越鬧越大，在縣衙門裡言語失和，苗朋友抖手回家，這個原在我意料

之內，我也沒有往心裡去，可就沒有料到，苗大哥竟把我恨在心裡，派人給我送來一封信，要往回再找找面子，我想冤仇宜解不宜結，也沒有請人助拳，初意以為苗大哥來到我這裡，有什麼不痛快的事，說說道道也就完了，那裡想到苗朋友竟是大舉興師，要和我見個真章兒，幸虧這時不期而遇，來了幾位朋友，才算把我們陳家溝保留住了，反使大蟒山又受了無數傷損，還得罪了一撥兒朋友，真是越鬧越對不過，還是那句話，冤家宜解不宜結，現在咱們事情總算過去了，從我心裡說，我還是願意跟苗大哥交個朋友，從前的一切，全都算是揭了過去，從今以後，咱們還是好朋友，不知道苗大哥以為如何？」大家一聽，全都一挑大指道：「這才够個朋友，苗大爺你依實了吧！」苗裕本來坐在那裡，一聲兒也不言語，及至聽見大家這一說，才站起身來向大家一拱手道：「衆位暫時歇一歇，陳老當家能够對於我這末一讓再讓，我也不是糊塗傻子，難道我就不懂得什麼叫做人情，不過有一節，我姓苗的既是錯在前頭，現在打算再改也來不及了，第一我約的朋友，死傷不少，如果我要就此一完，知道的說是我被陳老當家仁義所感，不能再多所討厭，不知道的，還說我是害了朋友，吃裡扒外，衆位想我以後還能在江湖上混

嗎，陳老當家待我這番意思，我是至死不忘，至于叫我把前事切開，那是除去一死絕無商量，這件事情您衆位多多包涵，還有一節，我更不能在此久坐，就要和衆位告辭，實在對不過，我可就走了！』說着話站起身來，才要往外走，只聽旁邊有人喊囑道：『你先等一等走，給臉不要臉，你還覺乎著你怪不錯的呢，既是不識抬舉，朋友堆裡，沒有你這末一號兒，我要把你拿住，送到縣衙門，叫你打那一場拒捕毆差行爲不軌的官司！』大家抬頭一看，說話的正是石猛，這時候苗裕可就不走了，哈哈一笑道：『好，我本來就沒有打算走，並且還告訴你說我還沒打算活着，你要是過來給我脖子或是心口來上一刀，我要是一閃一躲，我就不姓苗，好朋友，你就成全我吧。』大家再看石猛臉也紅了，脖子也粗了，張著嘴可是說不出話來，翟鐵峰知道他是叫苗裕給麻住了，怕是越鬧越僵，暫時本可無事，何必再多惹出一番事來，那就更沒了意思，便趕緊一笑道：『苗當家的，您可別跟他一般見識，他是什麼事不懂，什麼話也不會說，您先落坐，咱們再多談一會兒。』苗裕也便就坡兒下道：『怎麼著？這位朋友不打算跟我過不去嗎？得了，我還是要走，咱們青山不改，綠水長流，他年再見，有什麼話咱們見面再說！』說完一

拱手，離座出外，陳鳳也知道他在這裡待着不是意思，便也不再強留，跟着把手一拱道：『怎麼您要走，我也沒法子再留您，不管怎麼樣，誰對誰不對，咱們全都揭過去，誰也別記恨誰，改日我有了功夫，再到您府上給您賠罪去。』陳鳳這裡說着話，苗裕已然走出去了。及至大家走了出來，苗裕已然沒了影兒，大家又全都走了回來，落座之後，陳鳳嘆了一口氣道：『得了，總算托天之福，咱們這裡居然會一個人沒傷，現在他也走了，雖說他心裡氣憤不平，不能算完，當時總算沒了事，咱們也該談一談正經的了。』說着向那小姑娘一指道：『來，來，來，我給你引見引見。』小姑娘笑着走了過來，陳鳳俟着個兒一引見，葛天翔才知道這位小姑娘就是木蘭姪兒，不由又是佩服，又是羨慕。大家全都誇了幾句，王太君等大家亂過，這才向陳鳳道：『陳二爺，什麼話也不用說，我向例可沒有求過你，今天我頭一次跟你張嘴，你可別駁回？』陳鳳道：『老太太，有什麼話，只管說，無論什麼事我都可以去，您就請說吧。』王太君道：『那我先謝謝吧。』說着又嘆了一口氣道：『這也是我的家門不幸，連出逆事，我本是行將就木之人，那裡還禁得住這樣波瀾，現在沒有別的主意，只有求你們諸位特別幫忙，不要讓我

老了老了，再丟了人，我就感激不盡了。」陳鳳聽了急忙攔住道：「老太太，您就不用往下再說了，咱們是什麼樣的交情，您有什麼分派，我還能不答應效勞嗎？就是這些朋友，也沒有一個外人，當然是各盡其力，絕不能有一點含糊，有什麼話，就分派吧。」王太君道：「說起這件事來，只要衆位肯其幫忙，也算不了什麼，這件事也是我的家教不嚴，才生出來那樣不務正的孩子，放著正事不幹，反倒串到一個什麼白蓮教裡去了，這種教裏，管的是什麼，鬧的是什麼，我也不大清楚，誰知他們是越鬧越大，居然把縣官兒也殺了，把衙門也燒了，把監牢也劫了，鬧得烏煙瘴氣，臨完府裡請了大兵，又約了能手，把他們轟散了，這一轟散之後，他們散佈四地，勢力依然不減，這一來可就鬧到京裡去了，皇上老爺子也不知聽什麼人所說，這是一種邪教，旨意下派各處督勦，並且遇見教裡的人，只要逮着，即可就地正法，先斬後奏，這一來他們可就苦了，真可以說是走投無路，一點道兒也沒了，官逼民變，簡直他們被事所逼，便硬幹下去了，山東的小頭子，就是我們家的那個敗家子，仗着會了一點功夫，很是受他們一般人的推戴，他手底下帶着也有千數多人，聲勢很大。」王太君說到這裡，陳鳳急忙攔住道：「老太

太您不用說了，您的意思，我全明白了，一定是來約我們這一班人幫着殺官造反，成家立業吧，老太太，別的事滾湯赴火，我都萬死不辭，惟有這件事，我可不敢答應，您就是拿我不當朋友，我也沒有法子巴結這件事！」王老太太微微一笑道：「得了，我也別往近裡說了，您既是不肯管，底下的話，也就不再用再說了，總算我們來得冒昧，陳當家的，您沒有什麼容讓我們過不去的，我們在這裡再多落一會兒，天一亮，我們就走，您看好不好？」陳鳳正在一怔，只見木蘭妮兒站了起來，向陳鳳叫了一聲爸爸道：「您的話說得太急了，我一個小孩子，可是不該多嘴，您聽我有幾句話，說出來您聽聽，對了更好，不對您只當我沒說行不行？」陳鳳本來正在後悔，說話太急，無心中得罪了王太君，方在追悔不及，一聽自己姑娘的話，知道姑娘雖說年小，可是特別聰明，必能給自己解圍，便笑了一笑道：「按說你一個小孩子，可沒有你說話的份兒，不過你既說出來了，要不叫你說完，反像我不容你說話似的，你有什麼話，你就說吧，好在你是一個小孩子，說得對於不對，老長輩對於你總有個原諒，你就說吧。」木蘭妮兒笑了一笑道：「我知道，方才我爸爸兩句話，招得老王奶奶不大高興，不但是老王奶奶不高興，如果換

過個兒說這話，我爸爸也不能高興，皆因是我爸爸把話說急了，就衝咱們兩下裡交情，不用說是幫那末一點忙，就是過命也沒有什麼說的，不過我爸爸沒把話聽明，以爲是要叫我爸爸殺官造反哪，那他老人家當然是不能幹，其實您的意思，也不過是打算約我爸爸出去幫忙，把王大爺想法子給救了出來，您說得急，我爸爸聽得快，全沒弄清楚，這個不要緊，您要約我爸爸去幫這步忙，絕計沒個推辭，我爸爸真要是不去，我去幫您老人家，您看怎麼樣？」王老太太一聽，當時心平氣和微微一笑道：「姑娘的話，說得太明白了，只是你們老爺子願意不願意，你還沒有問呢。」木蘭妮不等說完，又一笑道：「我一個人的老太太您的話說遠了，我既答應了您，我爸爸他老人家無論如何，也不能不答應您呀，您就放心吧，今天咱們歇一歇，多談一談，明天咱們就動身，您叫我們到什麼地方去，咱們就到什麼地方去，您看好不好？」王太君一笑向陳鳳道：「當家的您聽明白了沒有，這個事您可以幫忙嗎？」陳鳳這時候可就什麼也說不出來了，一則是自己真愛這個孩子，二則人家王太君捨死忘生，給自己解了這末一步重難，再者自己也跟太平花王普是好朋友，無論如何，也不能不管，便趕緊笑了笑道：「得了，您別說了，我跟王一

賓是什麼交情，焉能袖手不管，方才我不過是話說急了一點兒，我一定去，咱們明天就動身。」王太君念了一聲佛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我先謝謝您。」陳鳳道：「咱們先到什麼地方？都是誰去誰不去？咱們也應當有個算計。」王太君道：「據我聽說，現在他們都在廣平府，咱們自以去廣平府爲是。」翟鐵峰道：「是在廣平府，我們才從廣平府來。」一句話沒說完，旁邊石猛又搭話了：「姑媽，您不用到廣平府了，我知道我表弟已然又讓人家給送回山東了！」石猛往外一說，翟鐵峰就知道不好，可是想攔也攔不住了，王太君一聽，臉上笑容一斂了道：「怎麼說？」石猛不知深淺，又插了一句道：「我們到了廣平府，見着了一個姓谷的，叫什麼谷標，他不但說是我表哥讓他給送回山東，還有那個姓楊的，也一併叫他給弄到山東去了。」王太君一聽，呀了一聲道：「這話是真的嗎？」翟鐵峰知道不說是不成了，便站起來道：「這話雖是聽了姓谷的這末一說，究竟是不是有這末一件事，現在可還不敢說一定。」王太君聽了，把頭點了兩點道：「噯！姓谷的還真是跟我拚上了，好極了，我豁出我這條老命，也要拚他一下子，今天咱們歇一晚，明天一清早起來，趕緊勾奔廣平府，找那個姓谷的，問他我們有何冤何仇，爲什麼要與

我們苦苦做對！」陳鳳道：「就是如此罷，不過我這裡才和大蟒山結下仇怨，不能不防備他來報仇。我想米先生可以不去，妮兒也可以不去了。」米先生還沒有說什麼，木蘭妮已然站起道：「這個可是不行，我現在好不容易有個去的地方了，您不讓我去可是不行，我是非去不可。」陳鳳道：「你一個女孩子，怎麼能够出頭露面，滿街去跑？無論如何，你也不能去。」木蘭妮道：「這又不是我一個人是女孩子，王奶奶，王大媽，孫大姑，都是女的，多我一個人去，又有什麼不成，再者說您已然這末大的年歲，一個人出那末遠的門，我也不放心，還有一節，我又不是什麼全不會，坐在炕頭上的大姑娘，怕是磕了碰了，說句自大的話，您要帶了我去，還許給您幫一點忙兒呢。」嘴裡說着，眼睛不住向王老太太看着，王太君心裡真愛，可是這種事，上陣交鋒，刀槍無眼，倘若一個受點委屈，誰也擔不了這個責任，因此也不好搭話，旁人一看，事不干己，更沒有一個說話的，正在僵着，米先生一笑道：「當家的，您的胆兒越來越小了，這個事情，按說您可不應當攔，一則您不應當叫大姑娘練了這末一身好把勢，二則您想會練把勢的人，聽見有了衝鋒打仗的事，就是事不干己，還要湊個熱鬧，何況您跟王老太太又有那份交情

人家又是登門來求的，大姑娘正在年青，聽見這個信兒，那裡能肯不去，要依我說，慫還是把大姑娘帶了去的好。」米先生有米先生的心思，准知道木蘭妮自幼嬌慣，又沒了母親，陳鳳平常連句重話都沒說過，如今要真是不讓他去，他在家裡不定鬧出什麼事來，倘若他明着答應不去，陳鳳前脚一走，他後脚也去了，自己既不能去追他，讓他一個人走，更不能放心，所以才慫恿着叫陳鳳把他帶去。陳鳳本來不叫他去，怕是在外頭受了委屈，後來一看木蘭妮臉上很不是顏色，便已後悔，聽米先生一說，正是台階，便向木蘭妮一笑道：「我許你去是許你去，不過你可得聽我的話。出家在外，可比不得在自己家裡，一個不小心就許鬧出點事來，到了那個時候，我可是管不了你。」木蘭妮一聽陳鳳讓他去了，當時臉上顏色一轉道：「您只要讓我去，我什麼話都聽。」當下大家一看這裡也沒有什麼再可說的了，全都找地方安歇，到了第二天，各自把傢伙帶好，辭了米先生，便一逕往廣平府走去。至於陳家溝裡傷亡的那些人，自有米先生去料理不提。只說這一般人路上談談笑笑，不覺路遠，這一天到了廣平府，可全沒進城，一直勾奔了楊家寨，到了楊家寨村口外頭，找了一座大樹林，隱住身子，大家一商量，是什麼人

先去探一下子，石猛頭一個就迸出來了道：『頭一回就是我去的，這回還是我去，你們看好不好？』翟鐵峰一搖頭道：『你先等一等吧，就憑你那個脾氣，如何能够探事？這件事總是要找一個精明強幹的主兒才成。』石猛把嘴一撇道：『不用我就不用我，我在這邊歇着，還省得受累哪。』翟鐵峰也不理他。陳鳳自告奮勇道：『我去一試成不成？』

『翟鐵峰道：『那個太成了，不過您到了那裡，也得有一套詞兒，不然人家一知道是您，當時不但問不出什麼事來，還得鬧個當場動手，今天咱們一路勞乏，總以別動手能够把事辦出來比什麼都好。』陳鳳道：『那我怎麼說呢？』翟鐵峰道：『您可以那找楊化南爲名，再把您的真名兒隱住，大概就可以成了。』陳鳳道：『就是吧。』說著把自己的兵器，一根三截白蠟杆子，挂在手裡，向大家一點頭，出了樹林，直奔楊化南的門口，到了門口，一看大門敞開，門凳上坐着幾個兇眉惡眼的人，在那裡嘻嘻哈哈的談天，一見陳鳳，全都站了起來，用手一指道：『嘿，嘿，嘿你別往前湊和了，幹什麼的？趁早兒說，說晚了可別說我們要拿你當躍門子老賊把你辦了！』陳鳳一聽，氣往上撞。別看陳鳳那末大的年紀，脾氣可不好，雖不能說話瞪眼打架，可是也還不能聽人家閒話，忍氣吞聲

，又加上這次到廣平府，根本不是出自本意，一心沒好氣，看見這幾個人說話無禮，不由把臉一沉，微微又一笑道：『你要問我幹什麼來的，我是找姓楊的，你把那個楊鎮楊化南叫出來，我們一見面，他自然就告訴你我是誰了。』這幾個人一聽，把嘴一撇道：『什麼？你找姓楊的？下輩子再見吧。還是那句話，你趁早兒走，是你的便宜，你要不快走，你的罪過可大了。』陳鳳一聽，就知道翟鐵峰他們所說的不假，便又笑一笑道：『姓楊的跟我手裡有不清楚的事，我既找他來，我就得見他的面兒，憑你這末一說，可是不行。』那幾個一聽，眉毛擰起來道，『怎麼着？跟你說好話你是不懂，這你就不要怪我們欺生了，實話告訴你說吧，你認識的姓楊的，他當了反叛，現在已然讓人家給辦下去了，是死是活，現在還不知道，這裡現在住的是一位谷老俠客，你要見着他，也沒有便宜，看在你這個年紀，還是趁早兒走了的好。』陳鳳也聽明白了，這裡依然還是那個姓谷的住在這裡，便假裝呀了一聲道：『勞駕，勞駕，回頭見吧！』說完轉身就要走，這幾個人裡頭，就有眼睛管事的，准知道陳鳳來得蹊蹺，便往前一探身，把陳鳳揪住道：『你先別走，你問了我們半天，我也要問問你是誰？你不說清楚了可是走不了。』

陳鳳一聽，就知道他必是看出一點什麼破綻來了，便又笑了一笑道：『你要問我，我從我們家裡來。』一句話沒說完，那人一執步迸過來照着陳鳳就是一個嘴巴，陳鳳斜身一閃，用手一叨他的腕子，底下橫着一腿，碰的一聲：那個人整個兒摔了出去，躺在地下便喊：『哥們可別讓他走了，這個老傢伙可是奸細。』大家噫嚅一下子，就把陳鳳給圍了，這個一拳，那個就是一腳，陳鳳那裡把這些人放在心上，東掄西橫，拳脚起處，喀喀，喀喀，躺下一片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只聽門裡喊聲大作，抬頭一看，從門裡擁出有三五十個人來，高矮胖瘦，各自拿着傢伙，齊聲喊道：『什麼人？怎敢到這裡來討野火吃？』陳鳳這時候心想，翟鐵峰這班人太已無能，就是這末一班人，他們就當了事了，今天自己賣賣老力氣，把這些人挨個兒打跑，有什麼話再說，見着翟鐵峰這班人，也叫他們看看自己是怎麼個英雄，見了這班人不但躲，反倒往前一迎道：『什麼？你們這裡人難道全都不會說人話嗎？我找姓楊的有事，姓楊的見與不見？應當給我一個話兒，怎麼一味蠻橫，彷彿殺了人都不用你們償命似的，難道你們成了惡虎村了，我今天倒要看看你們都是什麼人物？來吧，誰自問能够過來的，請過來我領教領教，要是自知不成，可別過

來送死，再打算活這末大可不是易事。」谷標自從翟鐵峰走後，跟着石猛被救，就知道這撥兒不是嫻蕙的，當時大家各自留神，半個月之內，不出事就走，要是有人來找，爽得一網打盡，免得再生旁的事。今天一聽，有人進去報，外頭來了這末一個人，谷標就是一怔，猜着八成兒是去的人勾了救兵又回來了，趕緊帶人出來一看，就是陳鳳一個人，也聽不出來他是什麼人邀來的，可是聽他說話的語氣，無論從什麼地方來的是被什麼人所邀？反正絕不能善罷干休，正在猶疑，打算自己過去細細盤問，猛聽身後有人喊道：「谷大哥，你閃一閃，等我來把他拿住，省得他這末耀武揚威！」谷標回頭一看，正是自己好友，神鏢手尤勤。便點了一點頭道：「尤大哥小心，咱們可是要活的不要死的。」尤勤一點頭，手裡一把單刀，往下一軋，就進過去了。用手裡刀向陳鳳一指道：「呔！你不要以老賣老，覺乎你怪不錯的，今天我要把你拿住，跟他們那堆反叛一塊兒治罪，別走，接刀！」刷的一聲，刀向陳鳳當頭劈下。正是：「鶯燕爭鳴噪，各自逞歌聲。」要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顯奇能老翁驚群寇
施妙手弱女救慈親

陳鳳早就看明白了，一見他的刀到，斜步一跨，讓過他這一刀，往後一撤步，把手裡小桿子往外一抖，唰的一聲，長出來足有三倍，尤勤就吓了一跳，他在江湖上闖蕩的年數也不少了，平常耳聽有這們一位英雄，會使三截套筒白臘桿兒，方才自己出來的太急，也沒有問問人家姓什麼叫什麼，這一亮傢伙，才明白來者是個能手，當時心氣不免一餒，聽人說過陳鳳名頭高大，如果自己一個失紳，准能當場落敗，別的不說，頭一場給人家傷了面子，未免不是意思，可是打算善罷干休再回去，也一點兒台階都沒有，把牙一咬，用手一摸鏢囊，心說明著八成兒不是你的對手，我可對不過，我今天要用平生絕技，『連環三鏢』敗中取勝，不怕不能把你打倒了，只要他能挨上一下兒，我就算是面子十足了。想到這裡，迸過去一進身，伸腕子照陳鳳當胸就是一刀，陳鳳一跨步，身子一偏，刀就扎空了，尤勤橫腕子往裡頭一撩，刀奔陳鳳左脇，陳鳳微微一笑道：『讓你三招！』前脚一撤，後脚一墊，擰身一轉，尤勤的刀又撩空，尤勤也二墊步，刀劈陳鳳右肩，陳鳳